

童書業著

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



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



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

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

童書業著

中華書局

# 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

童書業著

\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\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4 3/4印張 88,000字

1962年12月第1版

1962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300 定價：(9) 0.50元

統一書號：11018.5012 62.12.滬型

## 前記

這部論文集中所收的論文，都是舊作，有些地方經過修訂刪補。因為非一時所寫，各篇中有些看法不一致，若干地方已加改定。但有些說法可以並存，仍舊保留。文體也有不很一致處，一時難以完全改得一致，因為考證文字，不復查原書和注解，輕率改動，易發生錯誤。目前每條材料都復查一下原書和注解，時間上有困難。這只是論文集，各篇間文字稍有不一致處，似乎無大妨礙。其中地名今釋，多是寫文章時的地名，附此說明。

本書出版的目的，只是供研究古代歷史地理的人的參考，它的性質只是舊式考證，不能當作新史學著述看待。有些說法（如晉、秦、楚、吳、越都及《穆天子傳》時代等考證。）只是提出問題，離開結論還遠，因為存在着疑點，需要研究討論，而討論則必須提出看法，看法並不就是結論。（有些說法現在似乎已較可成立，如春秋周、巴國都及春申君封邑等考證。）有些文章主要是提供史料，或作些考證性的概論。錯誤和不够的地方，請同志們指正。

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 童書業

# 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前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  |
| 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              | 一  |
| 〔附記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四  |
| 〔附錄〕 穆天子傳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四  |
| 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四  |
| 〔附錄〕 辨夷蠻戎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五  |
| 春秋王都辨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五  |
| 〔附記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五  |
| 晉公墓銘「宅京邑」解 <small>春秋晉都辨疑</small>  | 七  |
| 從地理上證石鼓文的時代 <small>春秋秦都辨疑</small> | 八  |
| 春秋楚郢都辨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九  |
| 楚王會章鐘銘「西虜」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〇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春秋郢都的築城時代  | 一〇六 |
| 春秋末吳越國都辨疑  | 一〇八 |
| 釋「攻吳」與「禹邗」 | 一一三 |
| 古燕國辨       | 一二七 |
| 〔附記〕       | 一三〇 |
| 古巴國辨       | 一二二 |
| 城號仲毀       | 一二三 |
| 「鳥夷」說      | 一二五 |
| 「姬姜」與「氐羌」  | 一三〇 |
| 春申君的封邑     | 一三五 |
| 「盟津」補證     | 一三九 |
| 〔附記〕       | 一四〇 |
| 目夷亭辨       | 一四一 |

## 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〔註〕

地理知識是隨着經濟、文化和交通的發展而發展的，所以各時代、各地區、各民族的地理知識不同。

在中世紀以前，世界交通尚未大開，一地的人們往往就把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看作世界，這在地球上的各民族差不多都是一樣的。所以印度人有印度的世界，日本人有日本的世界，希臘人有希臘的世界，羅馬人有羅馬的世界，歐洲中世紀人也有所謂「中世紀的世界」。直到最近幾十年來，歐美資產階級學者編纂世界史，還往往把「遠東」一區屏諸世界之外，可見這種狹隘的觀念的根深蒂固。說起我們中國的疆界來，在地理上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區域，往西面去有高山，往北面去有大沙漠，往東南兩面去又是大海，四邊的牆壁這樣森嚴，在古代時怎不使人相信中國就是世界。

在春秋以前，中國的內部到處都是獨立的國家和部落，所謂「華夏」文明，只限於現在的河南、陝西、山東、山西、河北的幾省裏，這個區域就是當時所謂的「中國」；在這個區域以外的就

〔註〕本文與顧頡剛合作



是他們所稱的「蠻方」。「蠻方」在那時的中國人觀念裏，已經是很遠不必十分理會的所在了。

最古的人實在是把海看做世界的邊際的，所以有「四海」和「海內」的名稱。（在《山海經》裏四面都有海，這種觀念實在是承受上古人的理想。）《尚書·君奭》篇說：

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。（從鄭讀）

《立政》篇也說：

方行天下，至於海表，罔有不服。

這證明了西方的周國人把海邊看做天邊。《詩·商頌》說：

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。（《長發》）

這證明了東方的商國（宋國）人也把「海外有截」看做不世的盛業。《左傳》裏記齊桓公去伐楚國，楚王派人對他說：

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。何故？（僖四年）

齊國在山東，楚國在湖北和河南，已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了。齊桓公所到的楚國境界還是在河南的中部，從山東北部到河南中部，已經有「南海」「北海」之別了，那時的「天下」是何等的小？（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太山而小天下，這個「天下」確是春秋時人觀念裏的「天下」。）

周朝人把宇宙看做是禹所平定的，所以當時有「禹蹟」的名稱，如云：

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。（《書：立政》）

豐水東注，維禹之績（蹟）。（《詩：文王有聲》）

天命多辟，設都于禹之績。（《詩：殷武》）

丕顯朕皇祖受天命，鼎宅禹寶（蹟）。（《秦公敦銘》）

這「禹蹟」是廣被當時的「天下」的。他們又以爲禹曾把「天下」分做九個區域，就是所謂「九州」。  
《楚辭：天問》說：

伯禹腹鯀，夫何以變化？……洪泉極深，何以窺（填）之？地方九則，何以填之？……九州安錯？川谷何洿？

這是說禹把洪水填平了以後，在地上造成了「九州」給後來的人居住。古金文上記着說：

窋窋成唐（湯），……專受天命，……咸有九州，處禹之堵。（《齊侯鐘銘》）

這是說成湯受了天命，便享有了禹的「九州」，住在禹的地方。「九州」就是指湯的「天下」。這九州又名「九有」，「九圍」。《詩：商頌》云：

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（《玄鳥》）

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，……帝命式于九圍。（《長發》）

武王（湯）載旆，……九有有載。（同上）

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

《逸周書·嘗麥解》也說：「蚩尤乃逐帝，爭於涿鹿之河，九隅無遺。」（《逸周書》雖不甚可靠，但這段話似還保存着原始神話的意義。）這「九隅」與「九有」「九圍」互相發明，「九州」既可名爲「九有（圍）」、「九圍」、「九隅」，可見就是九方（東、南、西、北、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、中央）的別稱，這「九州」實在是個很空泛的名稱。

自春秋迄戰國，生產和商業發展，人們開始有了統一的要求，各大國開疆闢土的結果，把「中國」越推越遠，把「天下」也越放越大，於是中國人的世界觀念便換了個樣子。就在那時，有一種具體的地方制度的「九州」出來，記載這種理想制度的書籍比較可靠的是《呂氏春秋》，我們且把它的話鈔出來看看：

河漢之間爲豫州，周也；兩河之間爲冀州，晉也；河濟之間爲兗州，衛也；東方爲青州，齊也；泗上爲徐州，魯也；東南爲揚州，越也；南方爲荊州，楚也；西方爲雍州，秦也；北方爲幽州，燕也。（《有始覽》）

看了這段話，「九州」制度出來的背景是很顯明的，可以不待繁言而自喻了。越爲揚州，燕爲幽州，是字的聲轉；楚爲荊州，是沿用舊名；秦爲雍州，是因雍爲秦都；（《晉公鑿銘》有「攻離都」的話，指晉襄公敗秦的事，「雍都」與「雍州」更是一音之轉。）齊爲青州，是因齊在東方，東方色青，以青州名齊，是五行說盛行後的事情。（五行說的發揚地即在齊國。）這種州名，似乎不是

春秋以前所能有的。這個「九州」的疆域包括現在的河南、山西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陝西、甘肅、河北、遼寧等省的地方，比殷周時的「中國」放大了十倍有餘了。「九州」的州名除見於《呂氏春秋》的以外，還有梁州，見於《禹貢》；并州，見於《周官》和《逸周書》的《職方》；營州，見於《爾雅·釋地》。《禹貢》說：「華陽黑水惟梁州」，梁州就是指現在陝西南部和四川一帶的地域；《職方》說：「東北曰幽州，河內曰冀州，正北曰并州」，并州是指現在河北山西之間一帶的地方；（并州的州名似是暗射中山國的。）《爾雅》說：「齊曰營州」，則營州就是青州的變名。拿梁州、并州的地域來補《呂氏春秋》「九州」的疆域，便添出了北部一隅同四川一省。這個疆域已經差不多有宋、明的中國本部領土的四分之三了。

「四極」有實在地點這種觀念，戰國以前人似乎也是沒有的。《楚辭》裏所保存的較早神話，對於四方的觀念還是很渺茫，我們且看看《招魂》和《大招》兩篇書裏所說的四方的情形：

魂兮歸來！東方不可以託些；長人千仞，惟魂是索些；十日代出，流金鑠石些。……

魂兮歸來！南方不可以止些；雕題黑齒，得人肉以祀，以其骨爲醢些；蝮蛇蓂蓂，封狐千里些；雄虺九首，往來儵忽，吞人以益其心些。……

魂兮歸來！西方之害，流沙千里些；旋入雷淵，靡散而不可止些；幸而得脫，其外曠宇些；赤螭如象，玄蠃若壺些；五穀不生，橐蜃是食些；其土爛人，求水無所得些；彷徨無所倚，廣大無所極些。……

魂兮歸來！北方不可以止些；增冰峨峨，飛雪千里些。……（《招魂》）

東有大海，溺水洿洿只；螭龍并流，上下悠悠只；霧雨淫淫，白皓膠只；魂乎無東，湯谷寂寞只。

魂乎無南，南有炎火千里，蝮蛇蜒只；山林險隘，虎豹蜿只；鰐鱔短狐，王虺濞只；魂乎無南，或傷躬只。

魂乎無西，西方流沙，漭洋洋只；豕首縱目，被髮鬣只；長爪踞牙，談笑狂只；魂乎無西，多害傷只。

魂乎無北，北有寒山，遑龍絕只；代水不可涉，深不可測只；天白顚顚，寒凝凝只；魂乎無往，盈北極只。（《大招》）

他們看四方，真都是「魑魅罔兩」的世界。說到東方，是溺水洿洿，螭龍上下；有七百丈長的長人，要把人的魂靈索了去；（王注：「七尺曰仞。」）有十個太陽接連着出來，連金石都會被融化了。說到南方，是炎火千里；有雕畫了頭額，塗黑了牙齒的人，要把人肉當做祭品，把人的骨頭做成了醬；又有雄蛇，長着九個腦袋，往來的找人當點心。說到西方，是流沙千里；有像象一般大的紅色的螞蟻，有像壺一般大的黑色的蜂，又有長着豬的腦袋，直的眼睛，披着頭髮，伸着長的手爪，露着鋒利的牙齒的怪人，住在那裏。說到北方，是增（層）冰峨峨；有寒山，又有紅色的連龍（燭龍）在那裏；那地方連天都會凍得發白。像這種地方，當然同天上一樣，不是人類所能居住的了。

戰國後期以來，商業高度發達，交通大開，一般人的地理知識更進步了，於是就有一種「四極」的說法出來。所謂「四極」，就是在當時的世界裏東南西北四方各尋出一個最遠的地點，作為那一方的「極」。這種「四極」說也有許多不同的說法，這是因為各時代、各地、各人觀念不一樣的緣故。最早的「四極」說，似乎要推《孟子》所記舜罪四凶的地點，《孟子·萬章》篇載萬章說：

舜流共工於幽州，放驩兜於崇山，殺（竄）三苗於三危，殛鯀於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（今本《堯典》襲

此文）

流放凶人當然在最遠的地方，所謂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」，用近世的話說起來，就是「發配極邊充軍」。可見這四個所在是極遠的地方了。但是幽州就是燕，在現在河北省的北部；崇山據舊說在湖南一帶（其原始地點當即嵩山）；三危《禹貢》列在雍州，當也不出現在陝西、甘肅兩省的地面；羽山《禹貢》列在徐州，據舊說在現在海州一帶。這個「四極」的地點都在中國，實在並不甚遠。（《禮記·王制》說：「西不盡流沙，南不盡衡山，東不盡東海，北不盡恆山」，是與《孟子》差不多的「四極」觀念。）

《呂氏春秋·爲欲》篇記着第二種「四極」說：

北至大夏，南至北戶，西至三危，東至扶木。

大夏在現在山西北部一帶（？），北戶據舊說在現在越南中部（？），扶木就是扶桑，在遼東一

帶(?)；這個「四極」，除大夏、三危外，比《孟子》的「四極」遠了，因為當時的地域觀念又擴張了。(《楚辭·大招》篇說：「北至幽陵，南交趾只；西薄羊腸，東窮海(?)只」；《淮南子·主術訓》說：「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至暘谷，西至三危」；《大戴禮記·五帝德》說：「北至於幽陵，南至於交趾，西濟於流沙，東至於蟠木」；是同《呂氏春秋》差不多的「四極」觀念。)

在《禹貢》裏我們看見第三種「四極」說：

東漸於海，西被於流沙，朔南暨。

「朔南暨」者，朔亦至於流沙，南亦至於海也。(《禹貢》：「導黑水，……入於南海」，可證。)[「流沙」是指西北方的大沙漠。《史記·始皇本紀》載秦始皇「琅邪刻石」說：「皇帝之德，存定『四極』」；……六合之內，皇帝之土：西涉流沙，南盡北戶，東有東海，北過大夏；人迹所至，無不臣者。」又載始皇使將軍蒙恬北擊胡，略取河南地；發諸嘗逋亡人等略取陸梁地，為桂林、象郡、南海；又西北「斥逐匈奴，自榆中並河以東，屬之陰山」。這才真能北至流沙，南至南海。所以《禹貢》所載的「四極」實在是秦始皇的「四極」啊！(但《禹貢》的著作時代可能較早，因為《禹貢》所載也許只是理想。)

在《堯典》裏我們看見了第四種「四極」說：

分命羲仲，宅嵎夷，曰暘谷；……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；……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；……申命和叔，

宅朔方，曰幽都……

這個「嵎夷」就是朝鮮（與《禹貢》「嵎夷」不同），「南交」就是交趾，「西」就是西域，「朔方」就是漢武帝所立的朔方郡（在今河套）。這個「四極」是漢武帝的「四極」；（說見顧剛所著《從地理上證今本堯典爲漢人作》，《禹貢半月刊》第二卷第五期。）在儒家的「四極」說中要算是最遠的一種了。

《爾雅》是一部拉雜抄成的書。《釋地》篇中有「四極、四荒、四海」等名目，其文云：

東至於泰遠，西至於邠國，南至於濮鈐，北至於祝栗，謂之「四極」。

觚竹，北戶，西王母，日下，謂之「四荒」。

九夷，八狄，七戎，六蠻，謂之「四海」。

岷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，北戴斗極爲空桐，東至日所出爲太平，西至日所入爲大蒙。

《爾雅》裏的「四極」說，我們費了好多的考據功夫，到底摸不着它的邊際。秦遠、邠國、濮鈐、祝栗，郭注只說了句很含渾的話：「皆四方極遠之國。」邢疏說：「秦遠、邠國、濮鈐、祝栗，此四方極遠之國名也。」依舊是莫名其妙。據邵晉涵說：濮鈐就是百濮，則可能是指今四川、雲南一帶地；祝栗是涿鹿的轉音，則在今察哈爾；秦遠、邠國連邵晉涵也不知道實在是什麼地方了。觚竹就是孤竹，據舊說在今河北盧龍縣、熱河朝陽縣一帶地方；西王母更是神話裏的名字（說詳下）；



日下也不知究竟在那裏。至夷、狄、戎、蠻則都是些泛名，並無實指。空桐本是西方的地名，大約在今甘肅東部，它把它搬到北方去，不知派在什麼所在；大蒙就是蒙汜，與丹穴同是神話裏的地名；太平也不知在何處。這「四極」、「四荒」、「四海」等，更看不出究竟是那個最遠。這篇書中弄到有四種「四極」說，無非是雜抄的結果罷了。

以上所述「九州」、「四極」的觀念，大致還是依據實際地理知識建立的，此外戰國、秦、漢人還有一種但憑想像而建立的世界觀念，代表這種世界觀念最完整的說法便是鄒衍的「大九州」說。

鄒衍是齊國人，大約生於公元前三、四世紀，齊國人因為住在海邊，有對外的商業交通，所以很能說「海話」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篇說的大鵬的寓言就是引的「齊諧」，齊諧說鵬飛往南冥時，它在水面上一拍，就是三千里；它在雲中盤旋一下，就是九萬里；一飛就要六個月歇一歇，這真是《孟子》上所說的「齊東野語」了。鄒衍的著述，《史記》上說有十餘萬言，可惜都失傳了，只有在《史記》上的一篇小傳裏的還保存下來。這篇傳裏說他是喜歡從小物推到極大的，譬如看見一杯水就可把它放大、放大、放成了一個海。他會從當世推到極古，從中國推到極遠；從當世推到極古的一項，現在暫時不談，（材料可參看顏剛所著《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》《古史辨》第五冊。）從中國推到極遠的一項，《史記》上記他：